

## 紅頭阿三重又來

文化  
什錦

近時常聽上了年紀的上海人傳揚：又看到紅頭阿三了。

記得上海世博會時，巴基斯坦館由紅頭阿三充當門衛，參觀者爭相與之合影，忙得應接不暇。時下滬上的一些賓館、商場門口，也有他們的身影出現，多有出於迎合人們的懷舊觀念招徠顧客的考慮。

於新生代而言，紅頭阿三則是個新名詞，是完全陌生的，即使看見了也不知、不識。

紅頭阿三源於舊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印度籍巡捕，巡捕相當於現在所說的警察。

公共租界是英國和美國在上海的租界，內設維護租界安全的機關巡捕房。開初，巡捕都是英國人和美國人，後來為節省開支，使用廉價的打工仔了，據上海地方志載，早在光緒九年（公元一八八三年），就開始從英國的殖民地印度錫克族中招聘巡捕。

時英國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多得很，號稱「日不落帝國」，為什麼唯獨青睞錫克族人呢？

那是因為，錫克族成年男子身材魁梧強健，滿臉虬鬚，表情嚴肅，給人以望而生畏的感覺，這些正是幹巡捕這一行體型與相貌所必需的。

錫克族成年男子穿戴的習慣性標誌，就是用長長的紅布條，把頭頂一圈圈繩起來，繞成形如磨盤的紅頭包，這就是紅頭阿三中「紅頭」的由來。

至於「阿三」的由來，回憶父輩所講，以及查閱相關資料，有三種說法。其中的二種說法與諺音有關。

長期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錫克族人，多少會些英語，來上海當巡捕後，正好用來與英美上司、同事交流。他們在接受上司的交代、命令時，須恭恭敬敬回答「Yes Sir」，意思為「是，先生」。由於他們的英文講得很不標準，聽起來與上海方言裡的「阿三」相近。

錫克族巡捕還要隨時和華人打交道，所以也學了些中文，只是講起來很不流利，不時停頓，停頓處往往以口談「I say——」（我說——）充實，如國人慣用的「啊——」、「這個——」，以及近年新興的「而後——」，錫克族巡捕「I say」的音讀，正巧又與上海閒話裡的「阿三」差不多。

第三種說法，公共租界的巡捕分三等，頭等是英美籍的西捕，二等是中國籍的華捕，三等便是印捕了，上海人慣常加「阿」字排行大小、名次，如阿大、阿二……在西捕、華捕後的印捕就成了「阿三」。

有人以為，稱印度巡捕紅頭阿三似有不敬，其實非也。上海乃至江浙地區，以「阿」字入名的多不勝數，且含有親暱的成分，如阿福、阿興、阿祥、阿狗、阿虎、阿毛、阿大、阿二、阿三、阿四、阿六等等。

上海解放後，紅頭阿三逐漸消失。近年又回來了，由印度、巴基斯坦來滬的遊客中，不乏錫克族男子，他們的標誌性服飾，老上海是一望而知，老友重逢之感油然而生，往往驚異又笑瞞瞞地告訴同伴：「看，紅頭阿三！」媒體報道，「紅頭阿三」還出現在了上海、北京、溫州等地，大部分充當保安性質的門衛，算是繼承了前輩的舊業，名副其實當年紅頭阿三的重又來。

## 納蘭性德故居

海 諾

文化  
經緯

位於北京市西城區後海北沿四十六號的宋慶齡故居，曾為清代大學士明珠的府邸花園，園中樓堂亭榭，湖水環繞，綠樹濃蔭，鳥語花香，公元一六五五年，納蘭性德出生在這裡，成為權傾朝野的武英殿大學士明珠的長子。

納蘭性德，字容若，十八歲中舉，二十二歲進士考試中二甲第一名，成為康熙皇帝的御前侍衛，二十五歲左右，就著有《側帽集》與《飲水詞》。

納蘭性德的詞才華絕代，是詞苑裡一枝奪目的奇葩，最初稱其「少工填詞，香艷中更覺清新，婉麗處又極俊逸，真所謂筆花四照，一字動移不得者也」，王國維也高度評價納蘭的詞：「北宋以來，一人而已」。納蘭詞風格清新雋秀，哀感頑艷，有南唐後主遺風，在芸芸優秀詞人當中，人們把納蘭容若、朱竹垞、陳其年並列三大詞人，傳世的《納蘭詞》，在當時的民間家傳唱。

走進納蘭性德的故居，已很難知道當時故居的實際情況，但我並不失望，我知道，有那部傳唱的納蘭詞就足夠了，漫步其間，縈繞在耳際的是納蘭性德的絕妙文筆，「一往情深深幾許？深山夕照。」「誰翻樂府淒涼曲，風也蕭蕭，雨也蕭蕭，瘦盡燈花又一宵」，「人生若只如初見」，不由得感嘆，本是帝王器重的隨身近臣，前途無量的達官顯貴，卻能超然物外，淡泊名利，回歸真我。

在故居內，很想能找到納蘭性德的滌水亭，向西走過去，是一座閣樓式的古建築，看到樓的北邊有很多遊客在圍着一株碗口粗的樹在觀看，原來這就是傳說中的納蘭性德親手所植的那棵合歡樹，三百多年了，在歲月的滄桑裡仍枝繁葉茂，納蘭性德的《滌水亭集》中有詩云：「階前雙夜合，枝葉敷華榮，疏密共晴雨，卷舒同晦明。」再向北不遠，經過一條長長的遊廊，就到一座精美的六角亭，叫做「恩波亭」，實際上這也就是要找的「滌水亭」，當年納蘭性德和文人雅士談詩論文的場所，納蘭性德雖是滿洲正黃旗人，康熙皇帝的一等侍衛，卻最喜愛和漢族的布衣文人交往，如當時的文人朱彝尊，陳維崧、顧貞觀、姜宸英、嚴孫等都是他的至交好朋友。在滌水亭，他們談詩論文，激揚文字，是以品格、才華，不肯落俗而自然相聚的情性中人。

納蘭性德患急病去世，年僅三十一歲。離開了納蘭性德故居，心中頗不平靜，情不自禁地默念起納蘭性德的詞：「誰念西風獨自涼，蕭蕭黃葉閉疏窗，沉思往事立斜陽，被酒莫驚春睡重，賭書消得澆茶香，當時只道是尋常」。正是：「家家爭唱飲水詞，納蘭心事幾人知？」

近時常聽上了年紀的上海人傳揚：又看到紅頭阿三了。

記得上海世博會時，巴基斯坦館由紅頭阿三充當門衛，參觀者爭相與之合影，忙得應接不暇。時下滬上的一些賓館、商場門口，也有他們的身影出現，多有出於迎合人們的懷舊觀念招徠顧客的考慮。

於新生代而言，紅頭阿三則是個新名詞，是完全陌生的，即使看見了也不知、不識。

紅頭阿三源於舊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印度籍巡捕，巡捕相當於現在所說的警察。

公共租界是英國和美國在上海的租界，內設維護租界安全的機關巡捕房。開初，巡捕都是英國人和美國人，後來為節省開支，使用廉價的打工仔了，據上海地方志載，早在光緒九年（公元一八八三年），就開始從英國的殖民地印度錫克族中招聘巡捕。

時英國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多得很，號稱「日不落帝國」，為什麼唯獨青睞錫克族人呢？

那是因為，錫克族成年男子身材魁梧強健，滿臉虬鬚，表情嚴肅，給人以望而生畏的感覺，這些正是幹巡捕這一行體型與相貌所必需的。

錫克族成年男子穿戴的習慣性標誌，就是用長長的紅布條，把頭頂一圈圈繩起來，繞成形如磨盤的紅頭包，這就是紅頭阿三中「紅頭」的由來。

至於「阿三」的由來，回憶父輩所講，以及查閱相關資料，有三種說法。其中的二種說法與諺音有關。

長期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錫克族人，多少會些英語，來上海當巡捕後，正好用來與英美上司、同事交流。他們在接受上司的交代、命令時，須恭恭敬敬回答「Yes Sir」，意思為「是，先生」。由於他們的英文講得很不標準，聽起來與上海方言裡的「阿三」相近。

錫克族巡捕還要隨時和華人打交道，所以也學了些中文，只是講起來很不流利，不時停頓，停頓處往往以口談「I say——」（我說——）充實，如國人慣用的「啊——」、「這個——」，以及近年新興的「而後——」，錫克族巡捕「I say」的音讀，正巧又與上海閒話裡的「阿三」差不多。

第三種說法，公共租界的巡捕分三等，頭等是英美籍的西捕，二等是中國籍的華捕，三等便是印捕了，上海人慣常加「阿」字排行大小、名次，如阿大、阿二……在西捕、華捕後的印捕就成了「阿三」。

有人以為，稱印度巡捕紅頭阿三似有不敬，其實非也。上海乃至江浙地區，以「阿」字入名的多不勝數，且含有親暱的成分，如阿福、阿興、阿祥、阿狗、阿虎、阿毛、阿大、阿二、阿三、阿四、阿六等等。

上海解放後，紅頭阿三逐漸消失。近年又回來了，由印度、巴基斯坦來滬的遊客中，不乏錫克族男子，他們的標誌性服飾，老上海是一望而知，老友重逢之感油然而生，往往驚異又笑瞞瞞地告訴同伴：「看，紅頭阿三！」媒體報道，「紅頭阿三」還出現在了上海、北京、溫州等地，大部分充當保安性質的門衛，算是繼承了前輩的舊業，名副其實當年紅頭阿三的重又來。

近時常聽上了年紀的上海人傳揚：又看到紅頭阿三了。

記得上海世博會時，巴基斯坦館由紅頭阿三充當門衛，參觀者爭相與之合影，忙得應接不暇。時下滬上的一些賓館、商場門口，也有他們的身影出現，多有出於迎合人們的懷舊觀念招徠顧客的考慮。

於新生代而言，紅頭阿三則是個新名詞，是完全陌生的，即使看見了也不知、不識。

紅頭阿三源於舊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印度籍巡捕，巡捕相當於現在所說的警察。

公共租界是英國和美國在上海的租界，內設維護租界安全的機關巡捕房。開初，巡捕都是英國人和美國人，後來為節省開支，使用廉價的打工仔了，據上海地方志載，早在光緒九年（公元一八八三年），就開始從英國的殖民地印度錫克族中招聘巡捕。

時英國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多得很，號稱「日不落帝國」，為什麼唯獨青睞錫克族人呢？

那是因為，錫克族成年男子身材魁梧強健，滿臉虬鬚，表情嚴肅，給人以望而生畏的感覺，這些正是幹巡捕這一行體型與相貌所必需的。

錫克族成年男子穿戴的習慣性標誌，就是用長長的紅布條，把頭頂一圈圈繩起來，繞成形如磨盤的紅頭包，這就是紅頭阿三中「紅頭」的由來。

至於「阿三」的由來，回憶父輩所講，以及查閱相關資料，有三種說法。其中的二種說法與諺音有關。

長期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錫克族人，多少會些英語，來上海當巡捕後，正好用來與英美上司、同事交流。他們在接受上司的交代、命令時，須恭恭敬敬回答「Yes Sir」，意思為「是，先生」。由於他們的英文講得很不標準，聽起來與上海方言裡的「阿三」相近。

錫克族巡捕還要隨時和華人打交道，所以也學了些中文，只是講起來很不流利，不時停頓，停頓處往往以口談「I say——」（我說——）充實，如國人慣用的「啊——」、「這個——」，以及近年新興的「而後——」，錫克族巡捕「I say」的音讀，正巧又與上海閒話裡的「阿三」差不多。

第三種說法，公共租界的巡捕分三等，頭等是英美籍的西捕，二等是中國籍的華捕，三等便是印捕了，上海人慣常加「阿」字排行大小、名次，如阿大、阿二……在西捕、華捕後的印捕就成了「阿三」。

有人以為，稱印度巡捕紅頭阿三似有不敬，其實非也。上海乃至江浙地區，以「阿」字入名的多不勝數，且含有親暱的成分，如阿福、阿興、阿祥、阿狗、阿虎、阿毛、阿大、阿二、阿三、阿四、阿六等等。

上海解放後，紅頭阿三逐漸消失。近年又回來了，由印度、巴基斯坦來滬的遊客中，不乏錫克族男子，他們的標誌性服飾，老上海是一望而知，老友重逢之感油然而生，往往驚異又笑瞞瞞地告訴同伴：「看，紅頭阿三！」媒體報道，「紅頭阿三」還出現在了上海、北京、溫州等地，大部分充當保安性質的門衛，算是繼承了前輩的舊業，名副其實當年紅頭阿三的重又來。

近時常聽上了年紀的上海人傳揚：又看到紅頭阿三了。

記得上海世博會時，巴基斯坦館由紅頭阿三充當門衛，參觀者爭相與之合影，忙得應接不暇。時下滬上的一些賓館、商場門口，也有他們的身影出現，多有出於迎合人們的懷舊觀念招徠顧客的考慮。

於新生代而言，紅頭阿三則是個新名詞，是完全陌生的，即使看見了也不知、不識。

紅頭阿三源於舊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印度籍巡捕，巡捕相當於現在所說的警察。

公共租界是英國和美國在上海的租界，內設維護租界安全的機關巡捕房。開初，巡捕都是英國人和美國人，後來為節省開支，使用廉價的打工仔了，據上海地方志載，早在光緒九年（公元一八八三年），就開始從英國的殖民地印度錫克族中招聘巡捕。

時英國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多得很，號稱「日不落帝國」，為什麼唯獨青睞錫克族人呢？

那是因為，錫克族成年男子身材魁梧強健，滿臉虬鬚，表情嚴肅，給人以望而生畏的感覺，這些正是幹巡捕這一行體型與相貌所必需的。

錫克族成年男子穿戴的習慣性標誌，就是用長長的紅布條，把頭頂一圈圈繩起來，繞成形如磨盤的紅頭包，這就是紅頭阿三中「紅頭」的由來。

至於「阿三」的由來，回憶父輩所講，以及查閱相關資料，有三種說法。其中的二種說法與諺音有關。

長期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錫克族人，多少會些英語，來上海當巡捕後，正好用來與英美上司、同事交流。他們在接受上司的交代、命令時，須恭恭敬敬回答「Yes Sir」，意思為「是，先生」。由於他們的英文講得很不標準，聽起來與上海方言裡的「阿三」相近。

錫克族巡捕還要隨時和華人打交道，所以也學了些中文，只是講起來很不流利，不時停頓，停頓處往往以口談「I say——」（我說——）充實，如國人慣用的「啊——」、「這個——」，以及近年新興的「而後——」，錫克族巡捕「I say」的音讀，正巧又與上海閒話裡的「阿三」差不多。

第三種說法，公共租界的巡捕分三等，頭等是英美籍的西捕，二等是中國籍的華捕，三等便是印捕了，上海人慣常加「阿」字排行大小、名次，如阿大、阿二……在西捕、華捕後的印捕就成了「阿三」。

有人以為，稱印度巡捕紅頭阿三似有不敬，其實非也。上海乃至江浙地區，以「阿」字入名的多不勝數，且含有親暱的成分，如阿福、阿興、阿祥、阿狗、阿虎、阿毛、阿大、阿二、阿三、阿四、阿六等等。

上海解放後，紅頭阿三逐漸消失。近年又回來了，由印度、巴基斯坦來滬的遊客中，不乏錫克族男子，他們的標誌性服飾，老上海是一望而知，老友重逢之感油然而生，往往驚異又笑瞞瞞地告訴同伴：「看，紅頭阿三！」媒體報道，「紅頭阿三」還出現在了上海、北京、溫州等地，大部分充當保安性質的門衛，算是繼承了前輩的舊業，名副其實當年紅頭阿三的重又來。

近時常聽上了年紀的上海人傳揚：又看到紅頭阿三了。

記得上海世博會時，巴基斯坦館由紅頭阿三充當門衛，參觀者爭相與之合影，忙得應接不暇。時下滬上的一些賓館、商場門口，也有他們的身影出現，多有出於迎合人們的懷舊觀念招徠顧客的考慮。

於新生代而言，紅頭阿三則是個新名詞，是完全陌生的，即使看見了也不知、不識。

紅頭阿三源於舊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印度籍巡捕，巡捕相當於現在所說的警察。

公共租界是英國和美國在上海的租界，內設維護租界安全的機關巡捕房。開初，巡捕都是英國人和美國人，後來為節省開支，使用廉價的打工仔了，據上海地方志載，早在光緒九年（公元一八八三年），就開始從英國的殖民地印度錫克族中招聘巡捕。

時英國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多得很，號稱「日不落帝國」，為什麼唯獨青睞錫克族人呢？

那是因為，錫克族成年男子身材魁梧強健，滿臉虬鬚，表情嚴肅，給人以望而生畏的感覺，這些正是幹巡捕這一行體型與相貌所必需的。

錫克族成年男子穿戴的習慣性標誌，就是用長長的紅布條，把頭頂一圈圈繩起來，繞成形如磨盤的紅頭包，這就是紅頭阿三中「紅頭」的由來。

至於「阿三」的由來，回憶父輩所講，以及查閱相關資料，有三種說法。其中的二種說法與諺音有關。

長期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錫克族人，多少會些英語，來上海當巡捕後，正好用來與英美上司、同事交流。他們在接受上司的交代、命令時，須恭恭敬敬回答「Yes Sir」，意思為「是，先生」。由於他們的英文講得很不標準，聽起來與上海方言裡的「阿三」相近。

錫克族巡捕還要隨時和華人打交道，所以也學了些中文，只是講起來很不流利，不時停頓，停頓處往往以口談「I say——」（我說——）充實，如國人慣用的「啊——」、「這個——」，以及近年新興的「而後——」，錫克族巡捕「I say」的音讀，正巧又與上海閒話裡的「阿三」差不多。